

喜见青蛇忆往事

□ 朱林兴(上海,教授)



前些年清晨,我在庙泾港护港堤人行道晨练。突然,背后护港堤坡的草丛中传来“噤噤”声。不等我回头,只见一条一米左右长的青蛇迅即从我身边闪过,跃入港面。只见它回头睁开大而圆的眼睛,闪着狡黠的眼光看着我,吐着舌头,好像在说,“久违了,再见”。等不及拿手机拍摄,它早已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自20世纪90年代郊区推进城市化,青蛇逐渐稀见。今喜见青蛇,情不自禁想到往事。

我5岁那年出痧子,留下皮肤痒的后遗症,臂、腿上隔三差五地出现疙瘩,痒得难受,一抓就破。直到9岁,这病还没好,我很伤感。这时,大我两岁的全生宽慰我说:“不要悲观,会有办法的。”全生听

说吃青蛇可解毒,治皮肤病,遂弄到一条重两三斤的鲜青蛇,兴冲冲给我送来。“药路对,疾病除”。三天后,我皮肤病大大缓解。

之后,全生耐心地教我捕青蛇办法。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跟着全生蹑手蹑脚来到一个小坟旁。小坟左上方有一块2米见方的茅草丛。草丛里露出一段刚蜕脱的30多厘米长的青蛇皮。全生断定这草丛里有青蛇,就用一根小竹棒轻轻地敲打草丛。一条1米左右长的青蛇迅即从草丛中窜出。他一个箭步奔向前,顺势用右手抓住蛇尾,往上一拎,蛇头朝下,用力抖动蛇身,即捕获了此蛇。

他说:“蛇每当夏秋二季换二三次皮,

换皮后一天内身虚体弱,所以一般不会走远。”我不解地说:“抓尾巴不是与‘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相矛盾吗?”他哈哈大笑道:“真是书呆子一个!”并进一步说明了他的捕蛇技巧。我调侃地说:“你本身是条蛇,怎狠心下得了毒手对你族人?”他笑着骂我:“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小鬼!”又亲昵地拍我两下肩。

我连续吃了三四条青蛇,皮肤病彻底得到治愈。时间如白驹过隙。全生英年早逝,但是,当年我和他的深情厚谊,尤其他教我捕青蛇的事,至今记忆犹新,挥之不去。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我等人类须珍惜、保护青蛇等野生动物,以促人类与自然和谐。

五封“内详”

□ 坤宇(浙江金华,诗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到元旦前的除旧迎新之际,总会收到一大堆的贺年卡,当然在每年的12月20日以后,我也会往全国各地寄出去一大堆。这些贺卡大都是印好4分邮资的明信片,只有少数精致一些的是用信封贴8分邮票的。

但就是在大约90年代初期,连续五年我都会收到一封不起眼的平信,信封下方的地址栏都是“内详”两字,一页最多两页信纸的落款也都是空白的。信的内容无关爱情,也没有谩骂攻击。全部都是些激励鞭策的话,拿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两个字:励志。信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句子: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你发表的作

品好像有所减少,有几首诗的质量还退步了。是因为忙于工作还是家中琐事?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规划?记得千万不要辜负了读者的期望啊,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封匿名信还真的成了我迷惘期、困惑期、倦怠期、情绪低谷期的兴奋剂,促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感激之余忍不住要猜测他是谁。

30多个春秋过去,大约在去年秋天我终于有了答案。那天我为一位朋友创作的一幅老火车头油画配了一首诗并准备推荐给一家报纸,看着那幅画左下角的题字,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立即从保存旧物件的箱底翻出那几封“内详”之信进行

对照。画上的字体竟然和那几封信上的字体惊人相似。原来是他!从参加工作到结婚前,在那个第二单身宿舍又叫老公寓的集体宿舍里,他就住在我斜对面的那个房间里,中间的走廊只有短短的五六米。那些年我们的交流不多也不少,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他!

当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问起匿名信的时候,他却拒不承认。想起他从未在我的朋友圈点赞或留言评论,但我的每一篇作品发出后,无论是原创还是转发,他总是会单独发一条感想给我。这不就是以前写匿名信的风格吗?

无论他承认与否,我知道就是他了!